

佛經與小說

□ 聖 旋 □

以讀小說的心情讀佛經 以讀佛經的心情讀小說

有一被其師禁看小說的佛教青年曾慨歎：「小說不一定不好，要看能否受用。例如我讀佛書，雖其理其義深奧雋美，但過目即忘；反倒是小說，偶而一、二逗機之佳句，卻能深入我心，成爲我警悟的因緣或處世的準則。我不知看小說有什麼不好？」

這是個存在的問題，尤其存在於佛青輩中。

其實，這完全不是問題的問題，癥結就在我們讀者採取的態度如何而已。

佛經與小說似是風牛馬不相及，相提並論，如龍蛇混雜，不嫌說不過去嗎？

不然。佛經即小說，小說即佛經。何以見得？

禪家有句「煩惱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」的話，不認爲煩惱或生死可厭，菩提或涅槃可欣，而與一般人把煩惱生死、菩提涅槃看作兩橛者絕然不同。因爲對待性的分別執着，都是妄念邊見，其所執的層面雖有不同，而其妄執還是一樣，法執猶存，就不是自本心性的本來面目。所以，是真實參究佛法的人所不取的。

佛經與小說，若勉強區分，則生死可統括世間小說，涅槃可象徵出世間的佛經；無論世間出世間，皆對人生有莫大影響和作用。因爲：佛經不單是闡義理，也有絕妙文辭，小說非但文字生動，也有高深哲理。

因此，讀佛經與讀小說不但說得過去，且可等量齊觀，不必因敬重讀經而過份的輕視小說，亦不可因不輕小說而狂妄地不敬讀經。

然觀時下一般人，對此兩種書偏存成見者真不少，現在歸納爲三個類型來說：

一、認爲小說是邪書，佛經才是正經書。——輕視小說，自己不屑看，也嚴禁弟子看。這種人不但懂小說，恐怕也沒有讀通佛經，只是禪師們所謂「死在句子」的担板漢罷了。

二、認爲小說無聊時可讀，而佛經則是讀於正規修道時。——這種人把修道時不修道時的心分成兩種，實不當多看小說或佛書或任何書，以其用意不當，他自己就心神不定地現出這種矛盾生活來，其實他是不夠讀佛經，亦不知讀小說，應令其先修三止三觀，有了成就以後再說。

三、認爲小說好，佛書使人頭痛。——這一型即是前述現時佛教青年的狀況，亦是偏差的，究其原因：小說主題輕鬆，以心靈感情入門，比較能夠貼切人心；而佛書是理智的，超哲學的，我們不容易曉得它的深妙去接近；故在首初接近的出發點說，小說是比較容易引人共鳴的，但要注意：共鳴不一定是好現象，有被牽着鼻子深溺忘返的極大危險啊！

這三類型，不是偏佛經就是偏小說，犯的過錯則一：即「不理解不會歸」。如何是不理解不會歸？

有個鄉下人第一次看戲，劇名「三國

演義」，一時忠義心切，從台下跳到台上，抓起壞蛋——扮曹操者，痛揍一頓；此鄉下人的能辨忠奸誠可佳，卻不當於法，要吃上官司的，因他真實與假戲不分。又常見某些感情濃厚的觀眾，一場電影下來，必致雙眼紅腫為劇情而悲喜；這些人都隨境轉而不能轉境者，他們被戲劇裏的悲、喜、哀、樂、貪、嫉、怒、痴、諂諛、傲慢……等所移，不知這一切皆假，如「李伯大夢，轉眼成空」，不知喜，悲分別，皆屬翳眼空華，不知探尋隱藏在空華底下的真面目，真精神，真生命，真不朽。一味任讓情緒氾濫，循環往復，真是走歧途而不會歸自己心性上修養的大毛病。

另有不理解者，是把小說乾乾脆脆地整個兒否決掉，開口佛說，閉口佛說，卻忘了自性是佛，更忘了佛陀如證而說的佛經必須要會歸自己心性上去如說而證，只被經轉而不會轉經，那就歪談成佛了。

那麼，如何把佛經和小說等量齊觀，不落偏執呢？

一、以讀佛經心情來讀小說：勿被小說情節搖動心旌，應從大處深處着眼，其中心思想是什麼？每一段落的命意何在？予人什麼警惕或啓示？文學上的結構又如何？如「紅樓夢」裏頭假假真真，由繁華到沒落，闡明一個「夢幻」之「空」，它打破了文學界小說種種濫調，創作寫實白描的正確文字路線。其他的名小說很多，不勝列舉。只要能以無分別心的分別，善分別諸法事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，說不定

就能如古時某禪師讀「出師表」而開悟那樣哩。

二、以讀小說心情來看佛經：佛經並非「道貌岸然，枯寂無味」的冷物，只要稍加涉獵，就會發現，三藏十二部簡直是「莊諧齊備，妙趣燦生」呢！例如巧妙比喻的法華經，趣味寓言的百喻經，富於戲劇方式的華嚴經，楞嚴經以及維摩詰經，皆含意湛深，文辭雋永，而回味無窮的。能夠依此原則，——指小說佛經統一觀，——那真是所謂超物境轉法華者，他是具有一切外道惡俗所不能動搖的定慧力了。

若不能守此原則——指小說，佛經二分觀，——那卻是隨物境被法華轉者，計執未盡，不是圓融，難免是一個「千年鑽古紙，何日出頭時」的可憐憫者了。

所以，真正圓通的人，知道小說也不容易看，知道佛經也並不難看。不被書面表層浮影所迷所轉，才是讀佛經或小說或看任何書籍事物所應取的基準態度。

贈書消息

香港大嶼山海仁老法師集印「人人皆

當學佛」一百二十本贈送本刊讀者，附郵

兩角即寄，贈完為止。

地址：本刊編輯部。

【上接第38頁】自己又特地考取「海員」（船員）；假使環行世界七周，窺察各地藝術。因此，他乃能從「彫塑匠」的圈子，躍入「藝術家」之林。他游於此道，迄今業已十有八年。現時他除了繼續研究藝術外，並在台北一所大學的「夜間部」裏，攻讀「法文」。

由於日月潭是台灣首屈一指的「觀光」地區，而玄奘大師又是舉世聞名的高僧學者；所以設計獎師的像，才如此格外慎重！塑像及供龕、併及改建大殿樓梯，共費台幣二十萬元。該款係由僑領周天立居士發心獨自奉獻。功德巍巍，勝果無量！

玄奘大師頂骨舍利，原以木塔奉祀。因年久腐蝕，且欠莊嚴，乃有善士姚偉信等施資鑄造「銅塔」一座。塔高七尺，燦爛輝煌。從此偉績長昭，人天歡喜！

道安長老住持玄奘寺以來，迄已兩載。在此期間，除已將寺前「牌樓」建妥、鋪築花池、改造樓梯外；並曾出版一批「玄奘文庫叢書」、蒐藏名貴碑文；以及繪塑獎師聖像、鑄銅塔。未來構想，尤具規模。

道老乃我佛教界的領袖人物之一；內宏外護，日夜操勞。由於他所主持的多項佛教文教事業都遠在台北，故於此間難以全神貫注。兩年來幸得光中（原名廣忠）法師全力輔佐，才減輕了道老的身心負荷。此次慶典法會，雖有法振、廣仁、諸師與筆者詣寺支援，但仍賴光中法師的全副精力，始得成就。

日月潭乃我自由中國的勝地，玄奘寺是名滿天下的首刹。「物華天寶，人傑地靈」。但願未來的國家聲威、以及佛教的命運；都能復興於此，光大於此。吾不盡馨香祝禱之至！